

燕 宝 编

鸣 嘯 的 歌

(贵州民间文学三十年)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贵州分会主编

一九八七年八月

编者的话

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已经历了三十个春秋。似水流年，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最早从事民族民间文学工作的这一代人，都将陆续地到达自己在这行业路程上的终点站。长江后浪推前浪，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规律，多数人将陆续地“归去来兮”！鉴于前人没在这个领域里给我们留下来多少东西，我们自己盲目地摸索前进，走了不知多少的弯路，摔了不知多少的跤子，吃了不知多少的苦头。不过也好，吃一堑，长一智，每个人都有了不多的经验教训，能写下来汇集成册，给后来者留下自己的足迹，使彼有前车之鉴，工作做得更好。

这就是我们要编这本书的宗旨。为此，我会向广大的会员同志发出《崎岖的路》（贵州民间文学三十年）一书的征文启事，承得大家竭诚支持，踊跃惠赐书稿，方得集腋为裘，编成此书，实为幸事。在此特向本书广大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书的宗旨决定了它的编辑方法，即既然是各人留下自己的足迹，我们对于任何人的文稿都不作任何的改动与删削，除非是有明显的笔误与错别字。这样就保存了它们的原始风貌，便于对我省这第一代民族民间文学工作队伍的了解与研究。出于以上的考虑，才决定了这样的编辑方针，并不是什么偷懒的借口。我们真是这样想和这样作的，但也难免没有人不表示异议。是的，按照传统的编辑作风来看，这岂止是偷懒，简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了。可是，不，我们认为，以编者个人的风格与喜好，随意“斧正”他人文稿的那

种编辑方法，不但对作者缺乏尊重，也是对读者的欺骗。这才是真正不负责任的表现。毋庸讳言，我们这一代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都是半路起家的，没几个人受过这一行业的专门培训。用现代最吃香的语词说，即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文凭”。这也罢了，而且又多是搞业余的，各人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任务，有时间和兴趣就搞一点，没时间和兴趣拉到。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而，各人的足迹也是断断续续，时有时无的。再呢，我们的这个队伍各人在掌握汉文工具与运用水平上，也是很有差异的。众多的文稿反映了这种历史现象。如果为了某种冠冕堂皇的目的，而把这些看来似乎并不十分景气而又是真真实实的事象，通通地给以“斧正”，将我们的成就说得那么无比辉煌，固然十分好听，但毕竟是自欺欺人的。

诚如上述，我省这一代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队伍，多数人都不是从这一专业院校培训出来的正规军，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们都是来自四面八方，广泛的接触民间。这就具有了相当的代表性。是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是中小学和大学的老师；有的是农民和歌手，也有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和诗人；还有文艺刊物几十年的老编辑；亦有科研部门的专家和某些政府部门的官员……所以，大家共同撰写的这本书，内容的确相当丰富，多侧面地反映了我省这一历史时期民族民间文学工作的风貌。对于研究我国民间文学现状和民间文学发展史来说，本书的确是一部可珍贵的文献资料。

编者 1985年12月于贵阳

目 次

编者的话	(1)
我爱民间文学	沈耘 (1)
置身山歌故事海 饱享耳福三十年	魏绪文 (11)
我与民间文学	洪茵 (19)
学步、困惑、荆棘	刘之侠 (32)
我的民间文学道路	燕宝 (39)
浅谈民间文学的整理	汛河 (49)
崎岖的路	陈远卓 (59)
路漫漫其修远兮	苗芒 (66)
我和民间文学	龙岳洲 (69)
反省与回顾	李仕明 (73)
民间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裴钟 (77)
耕耘民间文学的乐趣	杨光全 (81)
搜集整理的苦与乐	杨再宏 (86)
我爱苗家诗词美	今旦 (89)
我只摘了侗歌海洋里的一朵浪花	棠棣华 (98)
歌海串珠	周昌武 (104)
我和《甲金》	祖岱年 (110)

采风杂忆·····	罗文亮 (114)
水乡采风散记·····	周隆渊 (118)
趁着夕阳赶一程·····	李万增 (129)
掘宝工作势在必行·····	赵焜 (133)
一个新兵的自述·····	李葆中 (137)
我与丹寨民间文学·····	陈若尘 (141)
愿捧陶罐作金樽·····	潘光华 (152)
论入史资料的鉴别——兼谈《布依族文学史》的	
入史资料处理·····	刘之侠 何积全 (163)
翻译者的苦恼·····	龙卫 (176)
漫谈苗族民间诗歌的翻译·····	吴德坤 (183)
有关办刊二三事·····	王冶新 (197)
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潘朝霖 (210)
我终于走到这条路上来了·····	元华 (217)
民间文学是我步入文坛的捷径·····	王胜先 (222)
我的流水帐·····	龙玉成 (227)
甘苦自知·····	成文魁 (237)
民间文学所给予的·····	陆景川 (242)
教学与研究·····	潘定智 (246)
采风——民间文学教学的好途径·····	杨政银 (252)
不怕骂 只怕诈	
——回忆刚仁同志·····	王维龄 (260)
“歌话”	
——(《张秀眉歌》的代序)·····	苗丁 燕宝 (271)
民间文学工作三十年·····	田 兵 (283)

我爱民间文学

沈 耘

初次接触生活

还是当娃娃的时候，就爱听妈妈讲故事、唱儿歌，尽管常常讲唱的内容都一样，但是每次都能让我和姐妹们听得入迷。记得有这样一首歌：“苦竹根，苦竹林，把妹嫁到苦竹坪，要柴烧，山又高，要水吃，井又深，竹筒打水到如今……”，妹妹听了就哭。直到长大，我还笑她哩！

到了能识字读书的时候，我喜欢看神话故事和诗歌，由于不求甚解，有时竟发些谬论，我曾说：“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诗意，是从‘月亮圆圆，象一只碗，象一只盘’得到启发的”。当时引得大家喷饭。

人生的历程，好象都是由客观因素在安排，我竟在贵州呆了几十年，而且又幸运地在文艺编辑部工作，可以说是志趣相投。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阅读兄弟民族作者稿件时，就被那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所吸引。我想：如有机会到民族地区去体验生活，那该多好啊！正巧，编辑部要派人到青岩农村访问苗族劳模施云珍。我们一行三人便联袂到了目的地。时值寒冬，我们刚到施家门口，施云珍正牵着牛从田里回来。她满身泞泥，连忙放下犁铧，邀我们在她家火塘边围坐，聊起天来。在她家一连几天，通过交谈和采访，使我更加深对她的认识。回来后，大家交了任务，我编绘了连环画

在原《贵州文艺》发表，藉表敬意。这是我破题儿第一次通过实地生活，反映兄弟民族中新人新事的作品。

由于这次在青岩结识一些苗族群众，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打听到翌年春天将要在桐木岭“跳花”的消息，于是殷切地期待着。届时我们数人奔赴花场。那正是春节以后，和风丽日，桃李初绽，人们倍觉精神振奋。眼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青年男女，笑容可掬，男的着兰色软缎长衣，系腰带，骑着骏马，英姿勃勃地进入花场；女的则由其母亲陪伴，先来到桐林下，从携来的包袱中取出衣裙银饰，让姑娘穿戴。一时光艳照人，千姿百态。最有趣的是，姑娘系腰带时，母亲拿着一丈多长的腰带一端，让姑娘自身旋转系上。此刻芦笙大作，男前女后，翩翩起舞。当姑娘相中某一后生时，便把自己备好的花飘带拴在他腰带上，随而双双离开去倾诉爱情。这真是天上绝无、人间罕见的盛会。

我不仅大开眼界，还从苗族老人口中，了解到“跳花”的历史根源和某些风俗习惯，给编辑工作带来许多好处。由于我对这次盛会的偏爱，后来还写了些风情诗发表。

当然，偏爱，毕竟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作为刊物编辑，必须在服从总的编辑方针和一个时期编辑计划的前提下，克服自己偏爱的思想感情。无论来稿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做到百花齐放，尤其是对来自边远地区的稿件，要灵活掌握，即便是汉文功夫还达不到刊物的要求，只要作品有内容，都应尽力使之成活，得到发表。在这方面，我的原则是：如有较大的改动，就应在征得作者同意后，为之代庖（或建议他自己动手）但切忌乱砍乱杀，甚至弄得体无完肤，那不但有损作者自尊心，对刊物也毫无益处。

难忘的侗乡

原《山花》和它的前身《贵州文艺》，一直把开展民族民间文学工作，培养兄弟民族作者，放在重要位置上，这要感谢当时的党组和历届主编、副主编的远见卓识。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一方针，在1958年下半年出了一期“兄弟民族文学专号”，全部发表兄弟民族作者和反映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品。这是一个创举，它大大推动了兄弟民族作者和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为了办好这个“专号”，当年的春天，便派人分赴毕节、黔东南等地组稿，德祥同志去毕节，我和刚仁同志去黔东南。我的地区是黎平、榕江，重点放在黎平。我在肇洞时，住在一户农民家，和他们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清早跟他们上山点包谷。他们把事先煮好的糯米饭带上山，工休时，大家一起吃，很有趣。吃罢饭，爱唱山歌的腊妹、罗汉便亮开嗓子唱起来，虽然我听不懂侗话，然而那悦耳的和声，甜美的音色，即便是个外行，也会为之叫绝、倾倒，何况我自信还爱好音乐哩！于是我请他们把歌词大意讲来听，会说汉话的罗汉翻译后，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里面竟有许多艺术形象的语言，非常含蓄有趣，例如：“我一人独坐，象一把不够斤两的称，被人抛在屋角边……”“巧嘴的画眉呵，你不该甩开我这河边的小鱼，闯进人家笼子里，让人家……”等等。这一类的词句很多，不一一列举了。从此，我每晚都去听他（她）们弹牛腿琴唱歌，并尽量笔记译词。有一天夜晚，圆月在竹林中半藏半露，寨外小径洒满银辉，我看到罗汉、腊妹们漫步徜徉，

踏月弹唱，构成一幅绝妙图画，使我想起一位侗家格老说过：“只有在解放后的今天，我们才能快快活活过日子”的话。不错，我所到过的地方，都体现了这一点。

我就象流动的僧侣一样，到处串寨采访。当我知道二望坡正在修公路时，便赶到工地。这里山高坡陡，又值“倒春寒”驾到，骤然冷到零下三度，然而青年男女们挖呀抬呀，毫无冷意和倦容，并且有说有笑。当时，我为他们的革命干劲所鼓舞、也挥动锄头，滥竽充数。休息时，大家围着格兜火，一边烧洋芋吃，一边唱歌，有用汉语唱的，有用侗语唱的，有传统歌，也有新民歌。记得新民歌中有这样两首：

哪怕高山和陡岩，
拦腰开出平路来，
开出平路好跑马，
开出平路好跑车。

说起修路不怕难，
要修好宽有好宽，
一锤打开青石板，
汽车开过二望山。

他们既写了修二望坡公路的现实，又编得快。当时在他们的敦促下，我也做了一首（还是先在本子上写了又改才念）：

二望坡高山巍巍，
上山犹如上云梯，
筑路英雄真勇敢，
张开翅膀象鸟飞。

我念完后，请大家提意见，马上就有人说：“什么‘巍

巍’、‘犹如’、‘张开翅膀’，我们农民不会用……”于是我请其中一位老歌手修改，他略加思索，口占如下：

二望坡高与天齐，
上山好比上云梯，
筑路英雄飞得快，
要跟岩鹰比高低。

两者比较起来，给我改后的民歌，既保持原有的诗意，又突出了民歌的特点和韵味，不象我写得文诌诌的。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到作者也好，编辑也好，都要有虚心求教的精神。这里，我想起当年奉命辅导遵义农民歌手朱昭仲的事来。朱确有口才，能即景生情，顺口编唱，他的民歌，多次在省内外发表，有的还被收进农民诗选。因此，与其说是我辅导他，毋宁说是他帮助我。

到侗族地区，不采访“朱郎娘美”的故事，那未免虚此一行，何况我手边带有这个故事的叙事诗稿，正要了解一些情况，与作者张泽鑫商量修改。首先，我得前往岩洞找一位姓吴的歌师。听说那一带虎患严重，行人裹足，甚至说，某寨农民聚集一起收庄稼，由民兵在高处防护，不知什么时候被虎拖走一个妇女。也巧，我在县城，又亲眼看见农民抬死虎进城的实况，因此，对这个新闻，也不能不信。那时我还属中年，也是个不信邪教的人，心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又不是叫我去“虎穴追踪”，况且我也听到一位乡邮员说，老虎不乱咬人。他几次碰见老虎，便撑开随带的红油纸伞，虎怕这庞然大物，结果平安无事。于是我排除杂念，肩挑简单行李和准备送给农民的书报，匆匆上路，翻坳爬岭，有时在密林乱草中穿行，似觉阴森可怖，然而，一想到：过此山梁，便是村寨，也无畏惧之情。经过两小时的

奔波 眼前终于出现一片良田沃土。群众正在树荫下休息，我们便攀谈起来。当我把书报送给他们时，大家兴致勃勃，指着画报上的鼓楼、花桥说个不停。我开门见山地问：谁会讲“朱郎娘美”的故事？几乎同时，就有三、四个人自告奋勇说“会”。于是我们约好时间（当然是晚上），聆听这个家喻户晓的“朱郎娘美”。

我这次接触到的人，除一般群众外，最可贵的是会着歌师吴格老。他忠厚朴实，热情留我吃饭。我看他把活黄鳝和田螺一起丢进沙锅煮熟，随即劝我吃。这时，我有些为难，但是，我考虑到入乡随俗，还是吃了，引得吴格老拈须大笑。

吴格老会说汉语，还会唱几段辰河戏^①，我一听他唱我家乡的戏，也跟着他哼起来，逗得大家都笑了，虽然我们唱跑了调门，但我们的思想感情更接近了，所以谈得很亲切。他把“朱郎娘美”的故事，原原本本讲给我听，我才知道娘美杀死银宜后，还有许多情节，比如：逃出去与麻风病人结成夫妻，为他治好病，投奔一户善良老夫妇家等等；也有传说娘美的儿子得中状元，请诰封等情节。从吴格老讲唱中，得到一些为诗稿所没有的资料。是精华就充实到作品中去，是糟粕就作为资料留下来（都已丢失）。这篇叙事诗在原《山花》发表后，受到好评。据悉作者张泽鑫已在十年动乱中因意外事故去世。张是汉族，长期在侗乡工作，会说流利的侗话，也会唱侗歌，是一位有才华的作者。回想当年在侗寨相处时，他风华正茂，不幸早逝，真令人痛悼、惋惜！

①辰河戏，是湘西的地方剧种，又名高腔，类似川剧，剧目很多，文学性强。

雨夜进苗寨

台江这个乡，是我早已向往的地方。那一次，我经由施洞，欣赏了清水江的秀丽风光，带着浓厚的兴趣，要到台江去看望著名苗族女歌手张多久。张住在排羊乡，距城约三十华里。我到县城时，已经是下午。陪我去的文化馆李同志也是苗族。临走时，他看天气不好，怕下雨，建议次日一早去。由于我性急，坚持立马动身，于是我们起步了。真是苍天不做美，说变就变，估计还有几里路就到目的地，忽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此刻，不仅没有躲避的地方，连路都看不清楚。他领着我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找到一所废弃的碾房，我们便钻进去躲雨。看看天已黑尽，雨还不止，这时已过八点钟，我真有些抱怨自己性急，害得别人受罪，连声向李同志致歉，相反，他生怕我冷着，还安慰我。幸好，再过一会，雨住了。凭他熟悉山路的经验，我们毕竟到了张歌师家中，这时已是九点多钟。在主人家的热情照料下，围着熊熊的火塘烘烤，吃了滚烫的姜汤，也就一切正常了。

在张家住了三天。我觉得张多久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歌手。她嗓音宏亮，唱了不少传统苗歌和新歌。李同志一一为我译意，我也在笔记本上摘记一些，可惜当时没有录音机这种工具，不能全记下来。后来在《山花》发了她的作品，也不太多。

这一次采访，时间虽短，但是，张多久老人的歌声，使我大饱耳福。现在，她和陪我去的李同志虽然都已去世，但他们那朴实、善良的风貌，亲手为我烘烤衣服、煨姜汤的热

情，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

《盖绕与玛柔》和《放鹅姜纪》

《盖绕与玛柔》（也译作安品与满奏），是一个优美的苗族故事。作者吴耿介据此改写成叙事诗。我收读此稿时，觉得基础很好，建议原《山花》编辑部，把作者请来贵阳，共商修改。时值春节，我请他在我家作客，假日也没放过，争取早日定稿，以免影响他的工作，因此很快完成，得到发表。我非常喜欢作品中塑造的两个可爱人物：盖绕英俊勇敢，玛柔善良多情。为了惩治破坏他俩幸福的神虎，盖绕苦练一身过硬本领，历尽艰辛，杀死神虎，救出玛柔，有情人终成眷属。作品有浓郁的泥土芳香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后来被收入《贵州民间文学丛书》。《放鹅姜纪》，凡是彝族群众，特别是妇女们，大概都不陌生。姜纪不满十二岁就被父母逼嫁到远方，名为媳妇，实是奴隶，各受虐待，正如她在歌中所唱：“我是园子里的青菜，被你们一层一层剥去卖”。她终日与鹅群一起生活，摆不脱苦难。这就是彝族歌手代俄沟兔汝整理的《放鹅姜纪》叙事诗。作品有民族特色，语言朴素明快。当它在原《山花》发表时，我还为它作了插图，虽画技不足，而热心有余。这首叙事诗，后来也被选入《贵州民间文学丛书》。

编辑也该有写作实践

“为他人作嫁衣裳”，成为编者普遍的自我写照。为了配合编辑工作需要，锻炼自己写作素养，我认为，自己也应

该缝制几件。但有一个时期，编辑写稿，几乎被看成是不务正业。殊不知要当好编辑，能辅导作者，编辑应当有写作实践。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先后写了（包括创作、改写、整理）一些长短诗，其中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较多，如叙事诗《一双彩虹》（彝族）、《戈阿楼》（彝族）、《红军布（告）布依族》等篇，都是通过实地搜集和根据有关资料写成。《戈阿楼》一诗，初稿完成后，即前往盘县亦资孔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念给当地彝族老人听，收集他们的意见，并在另一地区，寻访到最初口译者李海明（彝族毕摩），征求他的意见，反复修改。其它两篇，也都是在初稿完成，向有关的兄弟民族同志请教后定稿的，如《一双彩虹》我就访问过苗丁等同志，获益不浅。总之，广访博求，成为我业余写作的一条经验。此外，我习惯用民歌语言入诗，当然，也会出现些知识分子词句，象我在黎平二望坡工地作的民歌那样。不过，我仍然是朝这方面走，即便被讥为“下里巴人”，这也无关大局，路有千条，各行其道，这也许是我顽固的地方，不，这恰恰给我搞民间文学歌谣，带来了有利的条件。

夙愿已偿，前缘未了

梦寐以求地搞民间文学，旨在摆脱长期的编辑工作，把余年安排在研读和整理民间文学工作中。调到省民研会后，翻阅以前出版的《民间文学资料》，觉得满目珠玑，大有用武之地。诂料个人计划还未着手，忽传要创办贵州民间文艺刊物。当然，这是件好事，是值得庆贺的。然而，集体与个人利益的矛盾，马上呈现出来，当时，我自知回避不了，果然，被以“驾轻就熟”抬爱“重作冯妇”。正喜夙愿已偿，

谁知前缘未了，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

《南风》，这个唯一的贵州民间文艺刊物诞生了，她像个初生的婴儿，受到各方面的关心和宠爱。我和同事们作为她的护理者，谨慎从事，以期不负众望，这是很自然的。

我在《南风》工作五年。经手选发的长短诗歌中，质量如何，自有读者评说。不过，自信对待来稿，是抱慎重、认真态度的。这里我要提到处理布依族叙事长诗《金竹情》的情况。本来复写打印稿件，一般都不受欢迎。但这篇打印模糊的长稿，我却在收稿当天一口气读完，并喜欢那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人物性格（其中的十二时说亲一章最独到），因而在编辑部传开，随即建议作者修改。不久就在《南风》发表，受到读者欢迎。后来还被人改写成布依戏参加我省的会演。至于短诗方面，除选发些传统歌谣外，还着重发些新民歌，因为它能体现各族人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感情，反映当前农村的现实生活和群众的精神风貌。故一直坚持未变。我认为既是新民歌，就不必局限于搜集，只要内容好，创作也可以。不知我这一观点对否？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弹指间，人已老了，心笨手拙。现在是人才辈出、天马腾飞之年。民间文学，繁花似锦的新局面已经到来。回顾自己在这—领域里，碌碌无所建树，偶有一得，不足以沾沾自喜，容或有失，也无须忧心忡忡，因为心向民族团结，工作得失，亦属常事，必能获得同志们所理解。现在我虽退休，但身退志未休，与民间文学之缘未了。尤其是省文联组织上关怀备至，今后当为这一园地奉献余力。

1985、10、30

置身歌山故事海 饱享耳福三十年

魏绪文

我于一九五二年秋被调到黔西县文化馆工作，由于经常下乡了解和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和各民族民间歌手、故事员接触较多，听他们唱民歌、摆龙门阵，发现有的歌手唱它几天几夜不返头，有的故事员能讲一百多个故事。始知贵州各地的民歌可用大车载，故事也可以用大仓装。同时还发现那些歌手和故事员很受群众欢迎和爱戴，亲如家人。因为他们所唱所讲的无不与群众生息相关，通俗易懂，人民喜闻乐见。后来在一位苗族老歌师潘桂珍唱的《蜜蜂阿翁》里，才找到更为深刻的道理。

《蜜蜂阿翁》的歌词是（由苗语译来）

“蜂糖甜进心，

哪个不爱尝？

没有蜜蜂采，

难到人口中。

故事最传情，

哪个不爱听？

没有阿翁摆，

难入人耳中。

蜜蜂和阿翁，

世人最尊爱，

大家缺了你，

三伏变成冬。”

可见民歌和故事确是人民大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人民生活中确实离不开它。

自那以后我的兴趣一天比一天浓，便开始对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有时也作一些对比研究，想从中探讨一下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特色，和方域特点、时代特征，由于是利用业余时间，没有机会与条件进行专题调查，所以在这方面做得太少。

三十多年来，与广大民间歌手和故事员们风雨同舟，从亲身经历中确实有一些心得和体会。

甜头初赏 一师教入门

一九五三年夏秋季节，我背着幻灯机下区乡去放映。心想：这偏僻的山区，莫说还有故事动人的幻灯片，就凭那盏农民从没见过的打气灯，也要吸引许多观众来看我放映幻灯片。殊之，头夜还来不少人，第二夜来的人就太少了。我一调查，才知人们都跑去听民间故事员摆龙门阵去了。后来该乡乡长发出命令：每户人家今晚只准留一人看屋，其他全到会场看放幻灯。结果，只有个妇女背着孩子和少数小学生到场。我匆匆忙忙放完一部短片，就打听民间老故事员徐百脸（真名徐玉林）家的住处，赶去一看，满满一屋人，个个洗耳静听，鸦雀无声。他正在讲的故事就是我头夜放的幻灯片《小八路巧护伤员》，事隔一天就被他译成个动人的民间故事了。交谈时徐百脸从不转弯拐角，直人说：“魏同志，你放的幻灯片好是好，可惜你照本宣科读解说词，讲得一点不传神，干巴无味”

面临这样的挑战，我先是想去狠狠教训他一翻，听了他的话，我不得不软了下来。再一打听，人们为啥叫他“百